



焖蹄出圈之后：老字号与新表达的双向奔赴

◆ 卜 翌

情感纠葛与
马路斑驳旧
影呼应,令这
街区自带暧昧与诗
意。影片上映后,不少观众涌入衡山
路、复兴路一带,探寻片中闪现过
的小店或某个转角。梧桐叶阴影成了
城市新的滤镜,现实街景因银幕的投
射而“被观看”。

电视剧《繁花》中,王家卫以黄河
路为核心,重建了上世纪九十年代的
市井气象。食物在剧中成为情感的载
体,也在现实中被无数观众呼吁复制
——商家立刻嗅到机遇,推出“繁花套
餐”……于是,电视剧和现实生活形成
了双向奔赴:重塑记忆,且更新消费。

影视作品带动城市文旅发展,经
过数年已日渐成为新兴模式。此前大
热的《蛮好的人生》剧组历时100余天,
深入上海各区,选取了86个风格迥异
的取景地,俱是对当下都市人细微处
的描摹,亦将这个超级大都会的多元
风貌尽数纳入片中,让观众在追剧的
同时,也能深入“阅读”上海。

这些例子表明,影视作品与城市
之间存在一种奇妙的消费循环:影像
借助真实场域营造质感,促成文化现
象,影响着公众的消费习惯与城市认
同,而场域则因影像发生新的叙事。

无论是对应精致社交的咖啡与美
酒,还是贴近寻常慰藉的馄饨与小炒;
无论是焖蹄,还是泡饭……无一不是
剧中人物情感纠葛的见证,是时代变
迁的缩影。观众追随剧情,实际上都
是在寻找一种与剧中人物的联结,重
温情怀。

又如南昌大楼、武康大楼等因
在影视中的频繁出现,被赋予了某种
象征意味,受到文艺青年的追访,成了
上海最具代表性的打卡点,而前往观
赏的人们大多只是为了“进入剧中的
画面”。在重塑人们对于城市空间认

知的同时,影视传达的城市生活美学,
也被赋予了更多的文化内涵,对厚植
城市精神、塑造城市品格都大有裨益。

影视取景的地与物都变成了“网
红”,对于那些日渐落寞的老店和历
史街区来说,无疑注入了新的活力,带
来了经济效益,也让年轻一代有机会
重新认识和了解这些传统文化。

“打卡”行为看似浮浅,但确实是
现代人建构认同的一种方式。而这种
影视带红的现象,既是流量经济的逻辑,
也是一种城市气质的投射。流量的
力量,的确能在一夜之间让焖蹄热销,
只是,这种热度往往转瞬即逝,最后
能留下的,依旧是因此对城市的重新
认识与阐释。

《爱情神话》赋予上海中年人的孤
独与温情,《繁花》重现改开年代的欲
望与荣光,《蛮好的人生》描绘寻常人
家的小确幸,到今天《谍报上不封顶》
令百年老字号的传统美食在当代再度
出场……影视剧正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
方式,改变着人们与城市的关系。它
们让城市不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而
是一个充满细节、故事、情感和记忆
的文化空间。

德兴馆的排队人潮,或许会随热度
逐渐消散;梧桐区与黄河路的网红效
应,未来也可能让位于下一个影视作
品。但重要的是,影视让城市焕新——
那些老建筑、老餐馆、老街区,被一
代代观众记录、品尝、City Walk……人
们或可在打卡和跟风后,明白一切都是
这个城市的历史切片,是时代变迁的
见证。真正理解了这些,才能不因影
视剧而“出圈”的符号,成为我们共
同的城市记忆。



扫一扫
请关注
“新民艺评”

什么样的作家是好作家？

◆ 南 妮



西班牙著名导演阿尔莫多瓦的第一
部英语片《隔壁房间》,改编自获得过美国
国家图书奖的女作家西格丽德·努涅斯的
长篇小说《邻人之爱》。影片对原著有两
处改编:一个是女作家英格丽丽去医院看
望罹患子宫颈癌三期的好友,战地女记者
玛莎。玛莎在病房里对她说,她的女儿因
因为没有爸爸而一直痛恨母亲。这个爸爸
因为战争心理创伤未愈,有一天跟现任的
妻子(他与玛莎没有婚约)开车行驶在马
路上,见到一幢大火燃烧的旧楼,一定要
下去救人,结果死于火灾。这是幢没有人
住的房子。年轻的女孩写信给爸爸的妻
子,她认为爸爸相信着火的房子里是他的
女儿,他才毅然下车去救的。玛莎跟英格
丽说这些话时,已经体力不胜了,她慢慢
躺下去,边躺下边说,脸上有隐忍的幽默
感——一个小姑娘对于爱是有这样强烈
的贪恋的,执念在孤独中会滋生出他人无
法理解的想象。阿尔莫多瓦的这一笔,又
为影片结尾女儿在母亲死后重新走近母
亲作了铺垫。怨恨,是因为想得到更多的
爱。

影片对于小说第二个精彩的改编是,
玛莎要求英格丽丽做她安乐死的陪伴者。
小说原著是计划半途而废了。玛莎租了
一个美丽的屋子,只有一个月,
“不需要那么多时间”。她想
“在一个晴朗的夏夜,在一个风
景优美的小镇,在一栋漂亮的
房子里,来一次美丽的死亡”。
但是后来玛莎提前与房东解
约,两人又回到玛莎的家中。
阿尔莫多瓦将小说的后三分
之一做了大胆的处理,一部光彩
夺目的电影就此诞生。玛莎在
治疗失败后,想自己把握生
命。“我先战胜自己,癌症就战
胜不了我。”她是个战地女记
者,不勇敢也干不了这活儿。

安静离开,独自赴死是符合她不循规蹈矩的性格的。阿尔莫多
瓦安排女作家英格丽丽是害怕死亡的。“所以,一开始没有想到
你。我承认我先想到她们。”玛莎说。但她的两个发小、两个女
闺蜜,一听她的计划都吓死了。她们都拒绝参与这计划,拒绝帮
助玛莎选择死亡。而且,作为一桩自杀计划的参与者,少不了牵
扯法律责任,少不了警察来盘根问底。英格丽丽答应了玛莎,出于
同情,出于理解,更出于敬佩。

“平时我睡觉,门是半开的。有一天我的门关了,说明这事
结束了。”双女主的一幕幕镜头,谈话、读书、看碟、吃饭,完全像
两个正常人。灵性、思想,她们是彼此激发的。勇敢的女记者不
放过每一个可以开玩笑的机会。敏锐的女作家,体贴、悲悯,在
每一个柔软中呼应着她朋友的幽默。“我努力活在她拥有的喜
悦中。”她们“在悲剧中仍能尽情生活”。

骆玉明教授在上海书展,抛给他的粉丝们一个问题:“有才
华的人是否有道德,有道德的人是否有才华。”这个问题好耐琢磨。
玛莎一定不是在关了门后离去的。大导演不会那么拍。而让同
一个演员,演完了母亲又演女儿,当女儿躺在母亲喜欢的那张室
外躺椅上,影片的结尾也足以震撼到人:生命将永远怀有希望。

作家应该是这样一种人,应该就是像英格丽丽那样的一种人,
她也如凡人一样有害怕有禁忌,但她能超越自己。她明白眼
见事物的意义所在。她理解并欣赏反世俗的个性。她最终的勇
敢,来自:“我尝试过了。爱,荣誉,怜悯,自豪,同情,牺
牲。”——好句子哪里是抄出来的。好句子还不能够仅仅是写
出来的。“我尝试过了。”这才是重要的。西格丽德·努涅斯在
《邻人之爱》里写道:“本雅明说,吸引读者去看一部小说的是,
希望通过他读到的死亡来温暖他那颤栗的人生。”西格丽德·
努涅斯那本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的长篇小说《我的朋友阿波
罗》,同样显示出其“创建未被实验过的作家完美人格”的执念。
深情至极,睿智至极,它们化作作家的新道德。作家应该是理解
人性、爱护人性的勇士。

《隔壁房间》里,玛莎留言英格丽丽:“你对我陪伴无与伦
比。”

而警察果然不肯轻易放过英格丽丽:“你这种人不会拒绝朋
友。”作家性就是逆反世俗的。“我将死亡握在手中。我无法想象
死亡那么轻。”——英格丽的句子。换一个角度看,在玛莎与英
格丽的故事中,关于一部生命之书,玛莎更像作家,而英格丽更
像读者。

最时髦的古代职业之仵作：古装剧中的逆袭顶流

◆ 阿 乙

近年来,一股不同寻常的“职业
风”在影视剧圈内悄然兴起。从早期
的《大宋提刑官》到前两年引起热议
的《御赐小仵作》,到《唐朝诡事录》,再到
近期收官的《朝雪录》《定风波》,仵作
这一古代职业从幕后走向台前,成为
剧集中的关键人物。在各大平台热播
的古装片中,仵作是法医学专家,更是
掌握生死秘密、在悬疑迷雾中不断突
破的智者。

在传统文学与影视作品中,仵作
通常与恐怖、神秘和禁忌相联系,被主
流社会所排斥,是主角背景板中不折
不扣的边缘人。但近几年的古装探案
剧彻底颠覆了这种刻板印象。以《御
赐小仵作》和近日热度破万的《朝雪
录》两剧为例,两位女主皆是仵作,拥
有能洞察秋毫的手眼。她们不再是单
纯的工具人,而是凭其独特的专业技
能,与男主并肩作战,共同揭开谜团。
这种设定突破了这个职业的性别限
制,更引人入胜。

这种转变的背后,一方面与现代
刑侦剧的普及密不可分,另一方面也
是现代价值观的投射。观众不再满足
于所谓主角光环的万能,更看重专业
技能和职业精神。仵作,作为古代法



医的代表,运用逻辑推理、科学知识甚
至急救常识来还原案件真相时,凭借
对检验过程的细致刻画,构建了令人
信服的故事世界。

经过多部剧集的重申,观众已耳
熟能详宋慈所著之《洗冤集录》:狱
事莫重于大辟,大辟莫重于初情,初情
莫重于检验。观众随着仵作的视角,
学习如何从伤口判断凶器,如何推测
死亡时间,如何观察骨骼形态分析死
者

的身份……这些看似晦涩的法医学知
识,通过形象化的演绎,变得通俗易
懂。

摒弃了银针验毒、滴血认亲等长
期充斥剧情的粗糙手法,这些仵作主
角片对法医知识的考究近乎偏执——
葱白验伤、蒸骨寻迹、热醋逼毒、反
切注音等专业技术细节引发非遗传承
人下场科普,相关微博话题阅读量破
亿。

科学精神的视觉转化成为此类剧
集的破圈硬核。每集密集的知识点输
出让观众在娱乐的同时获得认知提
升。这种“知识+悬疑”的模式,是一
种高明的创作策略,这种叙事策略提
供了一种高层次的智力挑战与精神愉
悦,正好满足了当代观众对益智娱乐
的双重需求。这种满足感也令这类剧
集具有更强的黏性与口碑传播力。

在当下的短视频时代,单元探案
剧以其短小精悍、节奏明快、信息量
大的特点,精准地抓住了观众的痛
点。

仵作成为现代古装剧的“流量担
当”,其逆袭之路,不仅是一场职业
的华丽转身,更揭示只要找准现代与
古代的契合点,任何一个看似冷门的
题材,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风靡一时
的热点。